

特56

3

大日本教育書館		
五	四	二
冊	號	架
		九函

史記評林

三十四

第五頁函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發付

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樛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

與母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音骨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

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濁水流自出滑稽計

也言其智計宜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

稱也滑稽亂也稽碗也其變無留也秦人號曰智囊

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

秦惠王八年爵樛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

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其人索隱曰

皆言其智也故

茅坤曰直叙而簡

凌約言曰樛里子

以惠王異母弟

致其信任之不

歷或至昭王在

相又益尊重夫

素稱是而後思

國也非智囊何

公意也

印文

樛里子

甘茂

列傳

第十一

史記

以智則樗里句
結之正與前秦
人號曰智囊句
相應

光緒曰戰國策
云秦惠王死公
孫衍欲窮張儀
李讎謂衍曰不
知召甘茂於魏
召公孫顯於韓
起樗里子於國
三人者皆張子
之讎也公用之
則諸侯必見張
子之無秦矣此
云逐張儀而以
樗里子甘茂為
左右丞相從李
讎之言也
王鑿曰先下意甚
敬三字而後云以
其重秦自有節奏

按名曰衛疾二
句與號曰誅楚
二句自相對應
陳懿典曰韓子
云樗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之
繫於王之所常
隱語者俄而王果
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

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
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
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
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
表及此傳二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取其城地入秦
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

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

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

號當是封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

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

仇猶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

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

除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

轂而馳至十九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

周禮曰廣車之卒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

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

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

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囚

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

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

秋可矣王曰昔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軍首先知樛里之反間也却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樛里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樛里疾曰是何凶也何道出樛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樛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秦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然則史遷所謂滑稽多智者諷焉耳非正也

王維楨曰樛里子聽胡衍而釋蒲勿攻以行德衛受金而曹傅稱滑稽多智衍又其尤哉
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蒲城在滑州巨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國之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正義曰戰國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亾西河之外。正義曰謂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行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賢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王帝曰樛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虞胡衍頃更見欺。唐庚曰按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既而成既洋而敗其禍由來遠矣世无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樛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于道故道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王帝曰樛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虞胡衍頃更見欺。唐庚曰按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既而成既洋而敗其禍由來遠矣世无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樛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于道故道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
計然難解

光緒曰將欲取
之而不正言故
曰窺窺小視也

田汝成曰願王勿
伐者非真勿伐欲
與王定盟也

凌約言曰此下作
二段者先引曾參
事而以今臣之賢
數句結之既引張
儀樂羊事而以今
臣羈旅之臣數句
結之反覆錯綜自
合矩度

信之諸本作之
信戰國策同
胡時化曰譬喻
是古人文章一大
機括始於元后殷

甘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

國事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學百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

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

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

歿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正義曰餉受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

堙洪水或是此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北三郡積貯在河南

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昔曾

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

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項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項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

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

賢丁巳年木

樗里子甘茂列傳

肱之歌溢於舟楫
鹽梅之命波瀾於
詩之比體下至孟
荀莊列文章奇特
處亦多是譬喻而
戰國此策尤其善
用者也

戰國策云甘茂
攻宜陽三鼓之而
卒不上秦尉曰公
不論兵必大困甘
茂曰我羈旅而得
相秦者我以宜陽
餌王今攻宜陽而
不拔公孫衍樗里
疾挫我於內公仲
以韓窮我於外是
無伐之日已請明
日鼓之而不可下
因以宜陽之郭為
墓於是出私金以
益公賞明日鼓之
而宜陽拔
茅坤曰却讒而後
成功

凌約言曰只息壤
在彼一句秦王之
疑頓釋矣華力萬
鈞
按此著武王卒
于周以終前窺
周室死不恨之
語

也疑臣者非特二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

西奔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

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

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

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

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

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

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

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

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穰系本云名側王毋宣太后楚女也楚

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

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

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二十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

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

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

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樗里子甘茂列傳

按此段牽引向壽樗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見甘茂所以公秦奔齊之故

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賢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為必可得秦封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

按躬率私徒闕於秦正前禽困覆車意文種行成丁吳而謂以五千敢死之士當千萬久疲之兵語意亦類此

楚相楚相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闕鳥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以欲將私徒往宜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與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賢其所以賢者賢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與甘茂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與甘茂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與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公孫與黨於韓而甘茂黨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

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

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是楚之善變也。而公

必入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入，敗是自為責。

公不知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

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

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

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

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

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

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

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

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

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

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

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

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

按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按楚歸潁川則楚韓講故曰安。

劉知幾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
王維楨曰甘茂亾秦逢蘇代求入為貪女之喻可鄙甚哉

光緒曰甘茂事惠武昭三王故云累世

按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耳不為茂游說也

按秦因復甘茂之家可足前餘光振之意

同合韓魏於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亾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亾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二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幣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二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幣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曰徐廣曰

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置相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

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應前

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

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藏禍心搆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越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

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湖正義曰

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昔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淪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

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

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歿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秦始皇帝使

剛成君蔡澤於燕二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

甘羅索隱曰甘羅甘茂列傳

按不廉戰國策作苛廉

按可字應前孰可字

贈司馬光曰甘羅以稚子名顯于世非有他奇畧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光緒曰按顯項十歲而為少昊相帝年十五而為顯項相唐堯

十五而為帝學
相甘羅十二而
為秦上卿介子
推十五而為秦
相韋康成十五
而為郡主簿司
馬元顯高澄俱
十六開府輔政
崔英十七而為
符秦諫議大夫
子奇十八而為
齊東阿守張緬
十八為漢淮南
守賈誼十八為
博士終軍二十
為謁者俱有聲
故因甘羅事附
記之

按莊子逸篇云
蒲衣八歲而堯
師之此言項橐
七歲為孔子師
古之聖賢必有
師其名見經傳
間多矣蒲衣項

橐誠何如八列
女傳澤子生五
歲而積萬言幼
悟者其最乎
按列子有問曰
出者豈即項橐
耶

茅坤曰切中事情

史記卷七十一 九

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
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
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
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
身自請之而不肯汝馬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馬乙連反甘羅
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今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
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

控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
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
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
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歿於
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歿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
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遷之

甘羅傳 史記卷七十一 九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兼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趙慎曰三人皆以智稱一則以骨肉重一則起下蔡間閣一則年十二耳可見秦之強而天下之尤趨詐謀也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一音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二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傅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間閣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說脫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傅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終

田中篤實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

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辛氏。曰辛。八子也。以下敘系本此句發明。其先

楚人。姓辛氏。正義曰辛。二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

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

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

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宣太后二弟。其

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卬是也。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

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辛戎後又號新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辛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于嬴國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辛太后始也

王維楨曰敘同異

父母文新

茅坤曰叙華陽君

三人者發篇末范

睢說悟昭王系

按太史公首賢魏冉繼歷叙其權齊楚破魏圍梁之功以見四相而封陶者非過也卒以夫開說憂憤而公秦王其少恩哉
光緒曰若霸國之相最久無過於管仲魏冉者年執齊政至卒凡四十年魏冉以昭襄元年為將軍執秦政封侯至十二年為相至罷凡三十六年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索隱曰涇陽君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

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

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

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

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

魏冉為政昭王七年穰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

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

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

會丁巳平水

穰侯列傳

二

參齊官

歲

按前既言魏冉舉白起攻韓魏取楚之宛葉矣此又言冉使白起拔楚之郢而結之曰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總見得白起之功皆本于穰侯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皆坐此困削

悲夫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

南梁，○索隱曰，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三梁，即南梁也。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亾。

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割八

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狀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

董份只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迷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大謬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

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

地而求秦質于恐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

不然必被秦欺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

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

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

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

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

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

穰侯攻梁兵疲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

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

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會丁巳平木 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四 參末官裁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

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

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

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

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危事。穰侯

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十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

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

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

十萬取魏之卷直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

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

以伐齊王也。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

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

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按須賈剖新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客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

按前云益封陶矣此復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乘間而說也故太史公特下

於是字又下以此時奸說數字則穰侯得為知幾之士乎

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陳仁子曰苟為人所間而欲奪其位國威虧旅一也何必范雎之于魏冉乎

趙恒曰此以貴極富溢為戒也言親而有功且不免於讒况羈旅之臣乎子義曰人主之子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寵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推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以守金玉之重也
而况於予乎文字
一唱三嘆處相類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
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
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
畔逆昭王以徧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
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
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
哉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

起案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

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

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州

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

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涉河取韓安邑以東

到乾河

徐廣曰音干駟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蒲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唐順之曰策書體
韓公楊越奇碑類
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次
白起戰功始末如
掌然讀及半而知
起無所矣何以
杜郵哉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後五年白起攻

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二十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

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正義曰夷

陵今硤州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

郭下縣地也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

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二晉將斬

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故城

北三十里在絳州東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

攻之則韓太行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

羊腸道絕矣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

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

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

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

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

陳懿典曰讀史

至馮亭以上黨歸

趙卒以禍趙曰此

非馮亭之罪平原

君之罪夫猛虎搏

稚兔方在齒牙二

童子操刀而奪之

必無幸矣賣主而

食亭耻為之誘虎

入室而將取其室

中之有平原君何

獨昧是乎

按太史公於平

原君傳論其利

令智昏者以此

茅坤曰王齕以下非白起本傳而附載本末者以秦陰使白起將兵遂有長平之勝故也

王世貞曰余嘗以事適晉過長平驟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問居人不能指其所弟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

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非六合而為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之軍即狼垂絕甬以死義士心決鬪猶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能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

按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畧相同

方言以言言本

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

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

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以字隨音而轉作蘭

王齕攻韓音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

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

郭四尉索隱曰郭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奪西壘

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廉頗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

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

為反間曰正義曰問紀莧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

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

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

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

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

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壁堅拒不得入而

曾丁巳巳平木 卷七十一 白起王翦列傳 三 參大官

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黃震曰：按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

多而載於史者，凡百餘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成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然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成何以盡其罪哉。茅坤曰：此一說，范雎思白起之心，不能不起矣。

徐中行曰：蘇代揣知應侯是個忌刻底人，故先言武安之貴，以動其忌心。然後言民不樂為秦，以動其阻心。勢如破竹矣。邯鄲之圍，安得不解。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

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人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

白起之攻割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

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

針反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

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

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

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

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

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

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

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

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

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

王齕曰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畫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後駕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策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社郵之劍也

可勝哉而強使白起者修都也起長於料敵而不長於料主王急於得地而雖亟於殺起當時伐趙起亦死也雖伐趙起亦死也雖然等死耳違命其庸愈乎彪謂自抽杜郵之劍過矣

按太史公述武安自言以結武安罪案與家怙傳末語意同

董份曰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卒二萬于河攻陘斬五萬蓋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後所坑斷計且百萬

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慘雖夷族滅姓萬萬不足贖何言哉哉而秦人憐之又何耶
按何晏之論甚當

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

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

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

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

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陽秦昭

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

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

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

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

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

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

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

降之必死則張虛捲擒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

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

積成丘則後日之戰必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

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

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

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

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

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相患諸侯之掾至也徒

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

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

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

索隱曰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正義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

十一年，翦將攻趙，閔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

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

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

賁擊荆也。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荆兵敗，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

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

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

楊維禎曰：余嘗疑翦將也，必索六十萬，是翦開力不

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

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

於頻陽。李信攻平輿。音余。正義曰：在豫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

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

卽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

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

里有父城，故城卽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

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卽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各

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荆人因隨之。

翦智也，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強，帶兵六十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心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宅為子孫後計，有以辭其疑。此翦之所以為智，而非信輩之所不知也。豈必六十萬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何未聞如是其數耶？

蘇軾曰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王具臣知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

交約言曰此與蕭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汗同意始皇諸將惟王翦得善其終者以此

謂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又云王翦子王賁與李信定燕齊地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已死而孫王離擊趙項羽破禽離及歿二十六年卿亦銘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以位次差之王離在季父賁前則離乃前家孫也王離者也賁蓋翦之次子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定天下云爾及割孫而翦一子一孫為功臣之首又當

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且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故田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廣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一作博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一作拔騮案漢書云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於是王翦曰士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

曾丁巳巳平水

白起王翦列傳

參水官

時列侯二人倫侯
三人凡封侯者僅
五人而李斯與蒙
恬李信不與焉可
謂嚴矣所謂成者
其贏姓邪否耶
光緒曰已上曰
不肯戰曰終不
出口數挑戰而
秦不出兵法所
謂懈然後擊之
者豈益得此

茅坤曰此于傳末
敘其後世之報而
以或曰客曰問答
發明之敘事兼議
論亦一例也

黃履曰按王翦為
始皇代楚面請美
田宅既行使使請
美田者五輩後有
勸蕭何田宅自汗
者其計無乃出於
此歟
康海曰王翦諸人
之輔秦蓋凶德之
參會古今之極變
不可復以常事論
也太史公譏翦不
能輔秦建德而偷
合取容嗚呼是何
異責虎狼之不仁
耶

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
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殺
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
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
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
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
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歿，而又滅
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
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
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
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
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

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
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
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
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
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徐
曰：物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
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遍為秦將，拔
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
行，責離繼出，
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克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克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印嗚呼循道而不阿自舌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眾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眾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柰何以三萬眾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眾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擊眾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茅坤曰太史公傳諸子多草草以不得子諸子所自為之說故也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趙恒曰讀孟子書首揭孟子答梁惠利國之問而合之於孔子罕言之旨推尊孟子之意至矣其時稷下諸儒尤多而推尊孟

於孔子也。述唐虞三代之德。立身行道。之出於孔子也。退而與萬章云云。著書立言之出於孔子也。至宋言豈與神尼菜色云云。同乎哉。困厄不遇之。不異於孔子也。以下言其不阿世俗。以苟合如伯夷。孔子持方枘而不能內圓。擊魯肯為。鄒衍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欲如伊尹之負鼎。百里之針牛。柱尋直尺之為哉。牛鼎之說在孟子已斷其所傳之妄。而此傳乃舉以論衍有牛鼎之意。則孟子所謂好事者之流。直指行輩言也。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軻親受業。孔子及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也。萬姓。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章名。

按此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縱橫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趙恒曰。此下三篇當先序推宗。必先驗小物。至於無垠。從至小推之。至大也。先序今以上至不可考。而從今而推之。至遠也。先列中國。古也。先列中國。云所不能睹。由近而推之。極遠也。大至無垠。古至不可考。遠至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符應若茲。剖判以來。從何處稽考哉。以儒者所謂中國。云天地之際焉。大海之外。何處窮究。哉其術皆此類。摠之為闕大不經。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立世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曾子曰。平水。孟子荀卿列傳。卷之四。修來官。或

欲人主懼然顧化於其初見也此所謂作先合而後引之大道也大道以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言

光緒曰按淮南子云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兗州正中冀州西北台州正北齊州東北九州之大純方乃有八殞亦方乃有八紘亦方乃有八極其說亦似荒唐然錄之以備考董份曰按鄒衍之術其歸節儉仁義倫理本有準則特

其始為濫耳濫耳言其說怪迂不經濫漫于耳故上公大人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禮李廷機曰謂之術便與孟軻之德不同是以所如皆合

董份曰此前敘行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然孔孟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梁

地諸史諸論林卷之十四

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柏覽王充立以衍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榮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

且將有裨將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

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

云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耳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實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末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知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以為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王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故武王

焚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故武王

惠之舉見孔子孟雖困厄而不背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然又引奚升之事為衍解釋言其近怪之術雖一時以奪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導之尹之負鼎負之斂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抑行後復解之此太史公極妙處注引呂氏涵牛之馬本文有向者落

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或曰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王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烹雞是其有牛鼎之意而自騶衍之術迂大儻若天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由

衍以不軌之說見算於諸侯是尹聘美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一子求奇太過故遺近而未遠李廷機曰至宋益重孟子兩諸子言郭衍輩雖著書立言不可勝道求其正者郭孟一人耳邵寶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其跡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嘗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矣

論文管嬰作管嬰
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

行以不軌之說見算於諸侯是尹聘美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一子求奇太過故遺近而未遠李廷機曰至宋益重孟子兩諸子言郭衍輩雖著書立言不可勝道求其正者郭孟一人耳邵寶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其跡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嘗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矣
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

王蓋曰于髡知深
王之志是探訊左
石知之故特以動
王欲信其說耳不
然豈射覆占隱
人哉

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
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
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
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
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于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
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于皆有
所論焉

駟奭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是
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
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也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
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

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徐廣曰炙轂一作亂調劉向別錄曰駟衍之所言五德

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駟奭脩衍之
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
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
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
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

按齊王高門大
屋以覽賓客特
以夸世耳非真
有奸賢之志也
不然何孟子之
終身不過耶太
史公末句下一
言字有味哉
方孝孺曰荀卿
掠聖人之餘言使
為近似中正之論
肆然自居于孔子
之道而不疑儼然
儒者也及要其大
旨則謂人之性惡
以仁義為偽也豈
為憂行不經之詞
以如孟孟之之道
其區區之心不過
欲求異于人而不
自知卒為斯道謔
賊也
贈盧璘曰孟子道
性善而荀子謂性
惡其所謂惡非謂
人之性必驚毒殘

忍但資質偏頗處
即是惡其曰善者
偽也其所謂偽亦
非奸詐設說但出
於勉强矯飾即謂
之偽其立言欲與
孟子別故不覺形
容之過耳

陳誠典曰荀亦
能守道不變者故
太史公進之與孟
子等

蘇軾曰昔者常惟
李斯事荀卿既而
焚其書其書大變古
聖王之法于其師
之道不啻若冠履
及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於
荀卿而不反惟也
荀卿者豈為其說

而不讓敢為高論
而不顧者也其言
愚人之所驚小入
之所喜也由是觀
之意其為久必也
剛復不遜而自許
太過彼李斯者又
特甚者耳
○焦贛曰按莊子
疏云公孫龍著堅
白論行於世堅白
即守白也白猶是
也堅執是其說而
守之也同異者合
同衆人之異論也
○趙恒曰自公孫
龍至何子各有著
書故皆得附傳而
以自如孟子云
○總束之又足之以
蓋墨翟宋之大夫
蓋墨子亦著書故
欲世又知有墨子
云云不與千數子
同時故曰或曰云
云以表出之也

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
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
轂過為潤轂之物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隱
則轂非衍字明矣日襄王名法章潛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
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
夫之缺而荀卿二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
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
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
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齊人或讒荀卿荀
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
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
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
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
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
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索隱曰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
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亞孔子同時或
云在其後所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
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
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
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曰按
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
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
辛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
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
富國彊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
名伎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
民未嘗不與伎規也商君被刑伎恐并誅乃亡逃
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索隱曰尸子名伎音絃長盧未詳正義曰長
曾丁巳平木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六 參來前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不倫矣而更以騶子淳于髡等出處實之何異孟耶蓋至揚雄始以孔孟並稱韓愈始以孟氏配焉何孟子之見知於世若是其晚耶董份曰自如孟子總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行

按抽出墨翟更換文法而以二蓋字起句用二或曰字叙之何等瀟灑

盧九篇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呼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郟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髹為械者髹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

墨子弟子之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按別錄字也。釐音理。二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索隱曰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為然孟子之言非苟為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由孟子之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苟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下一時富國強

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

不嗜殺人一句宜移四君下

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為齊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為偽人性為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敘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上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終

田中篤實 關利器 同校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參本官

大言身言言本

卷之十四

傳身舍

